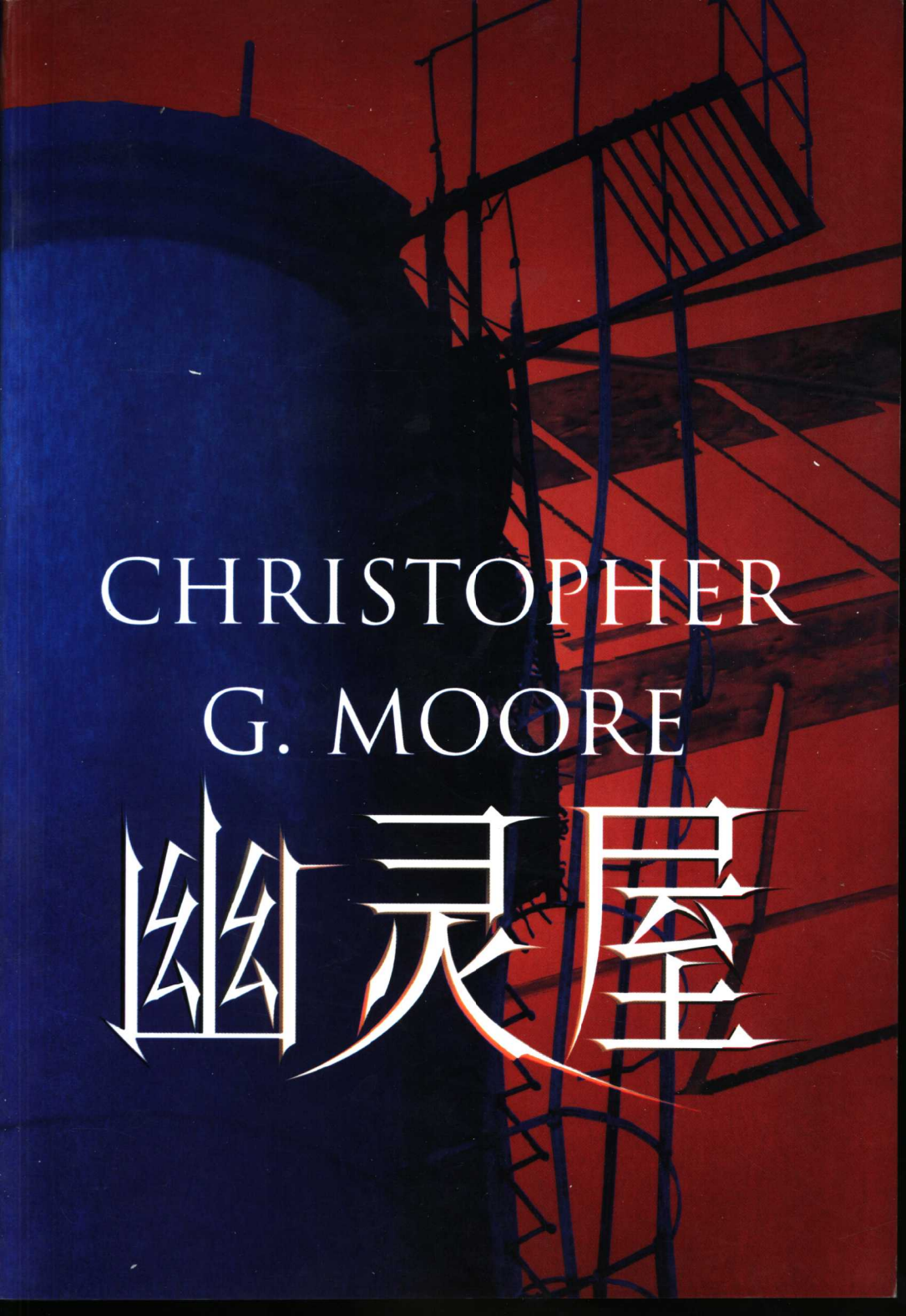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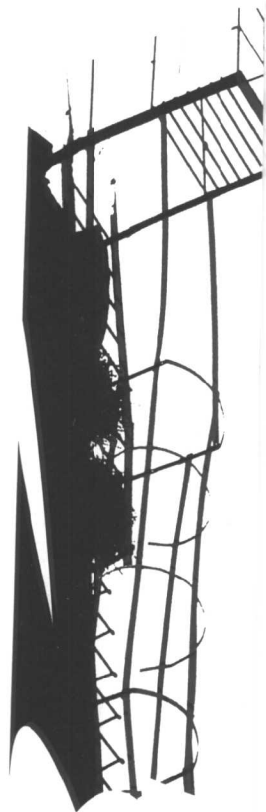


CHRISTOPHER
G. MOORE

幽灵屋

CHRISTOPHER
G. MOORE

幽灵屋



中国青年出版社
CHINA YOUTH PRESS

(京)新登字 083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幽灵屋/[加]克里斯托弗·G·莫尔著;孙小岚译.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3

ISBN 7-5006-4992-4

I. 幽... II. ①克... ②孙... III. 侦探小说—加拿大—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105360 号

**北京市版权局
著作权合同登记章
图字: 01—2000—3244 号**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

社址: 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 100708

网址: [www. cyp. com. cn](http://www.cyp.com.cn)

编辑部电话: (010) 84015396 发行部电话: (010) 64010813

天利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880×1230 1/32 8 印张 202 千字

2003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3 年 1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定价: 17.00 元

本图书如有任何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处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10)64033570

雄狮书店: (010)84039659

目 录

第一章	早起电话	(1)
第二章	办公室的政治	(14)
第三章	一板一眼作画	(25)
第四章	外国人的幽灵	(35)
第五章	唱经的和尚	(42)
第六章	华盛顿广场	(55)
第七章	安抚灵魂	(66)
第八章	非洲皇后	(76)
第九章	二十八美金的职业杀手	(88)
第十章	小老婆街	(100)
第十一章	禅和烛光	(112)
第十二章	旅馆八十六	(123)
第十三章	朝普拉亚占星学家	(135)
第十四章	鳄鱼眼泪	(147)
第十五章	废品店里的猫	(161)
第十六章	外国记者	(172)
第十七章	照片的最后加工	(183)
第十八章	比赛得分	(195)
第十九章	最后的仪式	(203)
第二十章	一千英里长的脚印	(216)
第二十一章	一吨牛	(229)
第二十二章	钱的禅	(240)

第一章 早起电话

午夜时分，天空白里透灰，远处有疏稀的几颗星星。夜色中，可以清楚地看到 D·O·A·曼谷酒吧血红色的霓虹招牌。这家酒吧的老板为了哗众取宠，竟然想到把一只装满大蝙蝠的笼子挂在酒吧里，这可真是别出心裁，全曼谷都找不着第二家。这些蝙蝠有街狗一般大小，一律头冲下倒挂在里面，漆黑的翅膀紧紧地贴在它们长长的、红兮兮的身子上。

文森特·卡尔威诺踱进吧台，一把手枪斜插在皮枪套里。长着一嘴大牙的霓虹吧女们脸上闪着笑容，其中一个妓女身着开叉开到大腿根儿的丝绸裙，笑得很像美国淫荡杂志里的女人，一看就知道用嘴和舌头干事儿是她的拿手好戏。看见卡尔威诺向柜台走来，那个女人从谈话中停下来，两眼直勾勾地盯着他，把长而匀称的两条腿交叉在一起。卡尔威诺把身子一沉，一屁股坐在一张圆凳上。他两手合在一起拱成环形，两臂支撑在吧台上，斜睨着不远处那个像发情的麝猫一样站着的妓女。

“来找人吧，温尼？”她的声音低低的，像从喉咙里憋出来的一样。

“看见过杰夫·洛根吗？”他记得在柏庞的一个叫“非洲皇后”的酒吧里见过她。那时候，她在做脱衣舞表演。

“好久没见过他了，温尼。”说话时，她那双迷离的眼睛在幽暗的灯光下闪着亮光，把精致而细小的下巴微微向下一沉，涂着指甲油的手指轻轻撩起衣裙的下摆，头向后一仰，低低地呻吟了一声。另外一个站在她左边的妓女手里拿着一条湿乎乎的鳗鱼，把身子向卡尔威诺这边倾斜着，黑黑的皮肤在血色的霓虹光下微微地闪着亮光。

“我以为你不干了昵，是真的吗？”卡尔威诺问道。

她没有理会，这使卡尔威诺有些恼怒。他用手腕的关节狠狠地击了一下吧台，两鬓的汗珠震落下来，映着红色的灯光像彩色的晶珠一样跳动着。

“自从那事儿以后我就没见过他。”她的声音颤颤的，又尖又干又涩，好像要窒息般，令人毛骨悚然。

酒吧的角落里坐着三四个中年外国人，正对着瓶嘴喝着星哈牌啤酒，他们的脸淹没在蝙蝠笼的阴影里，显得扑朔迷离，一看就知道这些如幽灵一般的男人常住此地，晚上没别的地方可去，到这里是来打发满腹的孤独和寂寞的。他们看上去无精打采，精气神早被一连串的失败抑或是受了大半辈子的屈辱消耗殆尽，其中一个男人紧抿着毫无血色的双唇，两眼冒火般直勾勾地盯着那几个妓女。

午夜时分是喂蝙蝠的时间，酒吧里的每一个人都围拢在大笼子边上看热闹。吧主原是在使馆酒店边上摆摊卖面条的小贩，号称“快刀艾迪”，喜欢庞大的蝙蝠、长腿的妓女及有钱的酒棍。他养的蝙蝠吃肉。当卡尔威诺的威士忌上来的时候，只见“快刀艾迪”用手指轻轻拨开吧台上的一卷白布，里面居然露出一具外国人的尸体！“我这个侦探是怎么当的！”卡尔威诺暗自责备自己——他泡在这个酒吧里已有一会儿了，居然没注意到仅仅五英尺外的吧台上躺着的这具尸体。想到这儿，不禁浑身冒出了冷汗。他把手心往裤子侧面一擦，伸进上衣里去够枪，一面向那尸体走去。

尸体原来是杰夫·洛根。杰夫·洛根是从温哥华来的加拿大人，自由职业摄影师，以前在威士乐山上做滑雪教练。他有着游泳运动员一般的体形，卷卷的棕发刚好遮过耳际，胡子整得利利落落，指甲也修剪得干干净净。杰夫有二十七八岁的样子，他一丝不挂地躺在那里，胸脯上放着一架潘塔科斯牌相机和几个摄影镜头。他的身体看上去完好无损，好像连根汗毛都没有掉过。

卡尔威诺推了杰夫一下，没有反应，从他苍白、冰冷的皮肤可以知道他已死了。可是卡尔威诺还是禁不住有一种冲动，想把他叫醒过来——他那安详的样子像在睡觉。这时“快刀艾迪”手里的刀在红色的霓虹灯光里开始闪着寒气。笼子里的蝙蝠好像也知道是到了开饭的时候了，开始发疯似地往笼子前面挤。妓女们把胳膊支在吧台上，身子向前极力地倾着，看着“快刀艾迪”磨那把九英寸长的刀。

“杰夫，醒醒！你他妈的一定得离开这里。”卡尔威诺向死人的耳里轻声说。

他想伸展一下肩膀，却感觉像压着块巨冰似的动弹不得。墙角里的

一个醉鬼两手蒙着脸抽泣起来。

“他不知道规矩。”另一个醉鬼说，“他听不到你讲的话了。”

“×你的。”又一个醉鬼说。

“你×死了他！”一个声音从阴影里传来，“为了要他的钱，你把他×死了。”

卡尔威诺的双手汗渍渍的，他的心跳加剧，是平常的两三倍。“快刀艾迪”看了一下磨好的刀，然后开始割躺在吧台上的尸体。

“我叫文森特·卡尔威诺，这个家伙是我的客户，这里他妈的到底是怎么回事？你敢动他一根毫毛，我把你他妈的脑浆子射出来！”他伸手去摸枪，两手却湿得打滑。他用力撕开枪套，但已经太晚了。

“快刀艾迪”的刀已经割下了杰夫那肿胀的阴部，然后灵巧地打开笼门，把这块生肉抛了进去。一只蝙蝠迅速地叼起这粉色的肉，一边用锋利的爪撕扯着，一边吞食。其他的蝙蝠俯冲过来，争夺这块无皮无形的肉，翅膀拍打在笼壁上沙沙作响。“快刀艾迪”笑着关上笼门。他根本不理睬像疯了一样扑过来抢夺他手里的刀的卡尔威诺，而是用手轻轻地一推，卡尔威诺翻倒在地上。就在他极力爬起来的时候，“快刀艾迪”已经转到尸体的另一边，从腿部割下另一大块肉。他举着肉逗了逗笼里的蝙蝠，然后才把它扔进去。卡尔威诺坐在围拢过来看热闹的妓女群里。其中那个玩鳗鱼的妓女正在像水手收桅绳一样地用力将盘曲在她下身的鳗鱼拉出来。

刹那间，卡尔威诺屏住了呼吸。他看见那鳗鱼向自己的方向游移过来，想阻止却又不能。那个妓女嘻嘻地笑着，一脚把他踢开，顿时满屋哄堂大笑，笑声溢了一屋。她指引着那鳗鱼爬进杰夫·罗根的喉咙。

“温尼先生。”

这声音由远而近地在他耳边盘旋着，像人声，又像夜半三更从外星人那钩形嘴里发出来的。

“温尼先生。”

这声音在他的梦乡里回荡着。他觉得自己的胸膛像散了架一样失去了控制，五脏六腑像是在撕扯着、崩裂着。“那酒起作用了。”一个妓女说。“那酒是在起作用了。”另一个妓女重复道。“我的心脏病发作了。”

卡尔威诺低吟着，双眼痛苦地合上。他使劲地抓挠胸部，枪落到地上，还是无法停止胸中山崩地裂般的疼痛，只觉得里面的肌肉像在高速公路上炸爆了的橡胶车胎一样四分五裂，变成一片片的碎块儿发射出去。

知觉开始从他的四肢分离出去，他的嘴和脖子完全失去了知觉，麻木着。一种空无的感觉镀着一层红色霓虹光在他全身蔓延开来。

“温尼先生。”他听见一匹马向自己飞奔而来，马蹄声越来越近，也越来越响，像是在他的太阳穴里炸开一样。他从地上捡起那把点三八式警察特用手枪，翻了个身，跪在地上做好瞄准的姿势。等那匹马再近些，他射了两枪，又射了一枪。那马向后翻仰过去，轰然倒下。

“温尼先生，该起床了。你已经晚了，这样可不好。”文森特·卡尔威诺睁开一只眼，望着天花板。是早上了。一只半大的壁虎正在吃一只蟑螂。他翻个身，看了一眼闹钟，八点了。他的女佣已经叫过他好几遍。他侧过身躺着。一个二十四五岁头发长及腰间的泰国女人头向一边微微地昂着，正对着梳妆台的镜子梳妆打扮。她撅起嘴，正往唇上涂红色的唇彩，然后拿起一张面巾纸，轻轻地擦了擦嘴角，随手把它揉成一团，往墙角里的藤制纸篓一扔，没扔进去。就在这时，她从镜子里看见卡尔威诺正注视着自己。

“没扔进去。”他说。

“梦做得太多了。”她皱着眉头说，同时伸手捡起那团纸，扔进纸篓里。她打了个哈欠，坐在那儿对着镜子伸了个大大的懒腰。“睡不着。”她嘟囔着。她身上穿的那条牛仔裤紧紧地绷在腿上，从后面看轮廓毕现地勾勒出她那圆滚滚的臀部。卡尔威诺伸手去抱她，她却往左边一闪，让他扑了个空。

“没摸着。”她说。“说对了。”他想道。

她一边慵倦地看着他，一边整理着身上那件有蓬松的半透明衣袖的上衣领子。他极力想记起她的名字，可是想不起来。他又极力想记起她所在酒吧的名字，也想不起来。他还极力想记起自己是怎么和这个女人一起回到家里来的，仍是想不起来。他只记得梦见D·O·A·曼谷酒吧里有个玩儿鳗鱼的妓女，那条鳗鱼滑进她的两腿之间就不见了——这一切只存在于他的梦乡里。

“我认识你吗？”卡尔威诺问道。他假装地揉着眼睛。

“昨晚上你说我长得漂亮，还要跟我做一夜的爱。”她说，脸上漾起那种妓女特有的空洞的笑容。她从镜子里望着他，声音里可以听出一丝埋怨的味道。这种情绪包裹着、缠绞着，好像编出一张拒绝的网。

“我是那么说的？”是有可能，他想到他喝醉的时候话特别多。

她点点头，从镜子前移开，直直地看着躺在床上的卡尔威诺。“我是个疯丫头，所以才会跟着你。你呀，和以前一样。”

“以前？”

她失望地叹口气说：“六个月以前我跟你回来过。第二天早上你就不记得我是谁了。我说‘算了，没什么关系’。昨天夜里，你又要我跟你回来，我说‘行呀’。第二次机会，为什么不呢？你还保证说再也不会忘记我呢。”

“我真的那样说的？”

她冲着镜子扮了一个鬼脸，用手背把头发往后一拢——典型的吻别动作。“你那儿不行，软软的，不管用。酒喝得太多了，喝酒喝得太多对男人不好。”她打开手提包，把刚才梳妆用的梳子、口红和化妆盒扔进去。他从梳妆台上抽出钱包，拿出五百块钱塞进她牛仔裤的口袋里。但那牛仔裤太贴身了，他手里的钱只塞进去一个小角，其余的部分在口袋外面悬着，正像他昨夜的表现——一蹶不振——如果她说的是真话。从她那泛黑的眼袋卡尔威诺知道她说的是真话。

卡尔威诺凝视着自己屋里的这个陌生人，他不记得看见过她裸露的样子，而自己一定是摸过她、亲过她、抱过她的。看着她半弓着身子站在自己面前，卡尔威诺一丝这样的记忆都没有。她走到壁橱跟前，指着卡尔威诺那挂在半开着的橱门上的枪袋，说：“你昨天夜里说如果你再把我忘了，我可以一枪把你打死。”她说，抽出他的枪，双手握着枪把，对着他瞄准。

“我讨厌星期一早上。”他说。

她眯着一只眼，另一只瞄着枪筒。他靠着两个枕头坐直身子，盯着自己手枪的枪筒。他看着她的手指慢慢地、在扳机边上划来划去，深深地叹口气，就像把自己托付给死亡了一样。

“你以为我开玩笑？”

“我说过你可以打死我吗？”他问道，像律师一样用提问的方式回答她的问题。

她点点头，手指轻巧地在扳机上下滑动着。

“我说：‘那好吧，温尼。就算你不记得诺依，你总记得自己的枪吧。’”

说着，她的食指又开始在扳机上下滑动着，好像小孩儿舌头舔食着蛋卷冰激凌。他的目光从她的手转向她的头，看到她的眼里充满嗔怪和恼怒。那是个坏兆头，他想。“是的，诺依，我记得你，当然记得你，小甜心。Poot Len——说个笑话吧。”他说。

她明白他不是在玩弄文字，而是在玩弄她。她慢慢地摇摇头，说：“男人喝太多酒对做爱一点好处都没有，对射击也没好处。我想我是个疯丫头，才会跟你到这儿来。我知道你是个麻烦的家伙，你认识太多的泰国女人。可杀了你也怪耽误时间的。”她说着，把他的三八式手枪放下，转了个四十五度的身，把枪放回到枪套。枪进入枪套的时候发出一种坚挺的摩擦声，像穿过潮湿黑暗的流星。

“我走了，行吗？”

“诺依，我下次不会不记得你了。”他喃喃地说，又滑进被罩下面去，把被单拉过头顶，像盖上寿衣一样。

“没有下次啦，温尼。”她说着，点燃一根烟，深深地吸一口，而后径直走出卧室。

他闭着眼，听见她踏上鞋子，过了一会儿，大门被“砰”一声关上。他静听着，屋子里除了有女佣詹姆松太太的动静之外，一片寂静。詹姆松太太在厨房里忙碌着，一边忙，一边哼着歌，她一定看见了门口地上的那双古怪的高跟鞋，知道昨天晚上卡尔威诺是和一个女人一道回来的。他们从来没有直接讲起或议论过这个话题。

这就是事物的本质，像火、土、风和水一样。它们存在着，构成了生命的基础，却很少被当成一个认真的话题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性也是这样，有时它像火，有时又像土和水。昨夜它像空气，有着无形的力量，卡尔威诺想。它没有留下任何痕迹，没有味道，没有感觉，没有嗅

觉，也没有声音。存在主义者就是这样做爱的。

“温尼先生，早饭好了。”詹姆松太太叫道。

这是她一切就绪时的例行公事，说明现在可以从卧室出去了。他拉下蒙在头上的被单，从床上看镜子里的自己，然后又躺下去，把被单重新拉到头上。他看上去面色苍白，使人想起他刚才盯着手枪枪筒，极力想记起一个威胁要杀了自己的妓女的样子。

詹姆松太太倚在卧室拉门的侧壁上。她有五十三岁，生在科拉特，直到十七岁才拥有平生第一双鞋。她的庞大身影映在绿色的门帘上，那影子的颜色是墨绿的。

做了八年女佣的詹姆松太太和曼谷其他女佣一样，已经改写了她的工作内容——她使卡尔威诺完全按照她的作息安排生活——他的日子是按照她的计划、她的程序和日常生活需要进行的。每天她都赶着把家里的活计做完，而后到街上去摆她的面条摊子，挣些零用钱。

詹姆松太太和其他泰国人一样发不好英文的元音——他让她叫自己“文尼”，而她却说“温尼”。她笑着，很自然地以为这回终于叫对了。他摇摇头表示不对，她又会试着叫一遍，可还是错的。他最终被她好心的微笑弄得筋疲力竭，她就是听不出“文”和“弯”的发音是不同的。卡尔威诺倒不会计较这样的小事。还有时候，她把“大面包车”（Van）说成“没有血色”（Wan），把“汪达尔人”（Vandal）说成“弯达尔人”（Wandal），把“吸血鬼”（Vampire）说成不知是什么的一个词（Wampire）。两三年前卡尔威诺就总结出来，搞不清“文”（V）和“温”（W）这两个音构成了詹姆松太太和其他曼谷人的一种魅力。

“好的，我起来了。”卡尔威诺回应道，从床上爬起来。

走出卧室的路上，他踢翻了一个湄公酒酒瓶，不是品托的那种，而是有金红色标签的大桶。他单脚蹦着，翻倒回床上，审视着刚踢着瓶子的大脚趾。他能感觉到那脚趾里面血脉的跳动，和他脑袋里跳动的速度一样。过了一会儿，他低下头捡起那个酒瓶。

他的女佣看着他从浴室里出来，摇摇摆摆地向餐桌走去。每天早上叫他起床，看着他走进走出和对他的健康状况予以评论是詹姆松太太生活中的早餐。

“温尼先生看上去生病了。”她说。他穿着一件纽约棒球队的T恤衫和一条拳击短裤，一拐一拐地走出卧室，那把没注册的点三八式警察专用手枪斜斜地挂在胳肢窝下面。他想光着脚走。这是他每天早上起床后必做的。詹姆松太太一边评论一边看着他走每一步，试着做出评估，并计算着他能否不用搀扶自己走到桌边的概率。他能感觉到她是像大人看刚学步的孩子走路一样地引着自己向前走，一边看一边说着鼓励和加油的话——来，你能做到，再有两步就到了，还有一步。好啦，好孩子。

詹姆松太太总是惊奇地看着卡尔威诺安安稳稳地坐到餐桌旁而没摔倒。她总是爱讲些关于四十到四十五岁的外国人的骇人听闻的故事——睡着觉心脏病突发死了，在苏科哈姆威特街上走着走着死了，还有看着报纸死的，甚至喝着水死的。她认为外国人寿命短，不论他们干什么——哪怕是干再普通不过的事——他们的心脏也承受不了那点儿负荷而出事。炎热、无聊、廉价的涓公酒和无休止的夜生活构成一个致命的组合，把他们吸噬进去，咀嚼着，然后再像吐核一样地把他们的心吐出来。迟早有一天她会跟他说：“我发现温尼先生也死了。”

詹姆松太太的情感可以分类成十四种她所特有的微笑，每一种微笑都有它独到的含义。她可以用这种微笑语言和人交流，过上好几天也无需讲一句话。她那天早上的微笑可以理解为：真不可思议，卡尔威诺的肝居然又挺过一天，他还活着！

“我头疼。”卡尔威诺说，坐到桌边上。他盯着切成小片的菠萝——这菠萝黄黄的，是那种喝了一夜黄汤的人不愿意再在早餐碟子里看到的那种黄色。

“文尼先生，他人看上去不大好。”

“是，他感觉不太好。”卡尔威诺极力想把关于杰夫·洛根的梦给忘了。杰夫·洛根是个从温哥华来到曼谷，最终在D·O·A酒吧里丧命的孩子。他的父母给了卡尔威诺一大笔预定金让他调查杰夫的死因。他们百思不得其解：杰夫素来不抽烟，不喝酒，不吸毒，做探险者之前还是个身体极好的滑雪教员。这样棒的儿子竟然死于心脏病突发症。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各个年龄段的人是可以死于心脏病，但在柏庞有两三个酒吧常有这种年轻的外国人神秘死亡的事。他们有一个共同之处——死亡

证明书上都注明着“死因：心脏病突发”。

杰夫·洛根死前正在写一篇关于心脏病突发患者的文章。他文中提到这些患者在死前血液中有平均四十五毫克的多米康（Dormicum）。这种无色无味的四十五毫克液体倒进一杯啤酒有足以把一只麝猫的耳朵给毒下来的威力。卡尔威诺有个理论：杰夫在写这篇文章的过程中发现一家卖多米康和白色哈尔申（Halcion）（用药方法和多米康一样）的药店跟“非洲皇后”酒吧里的吧女有染。

卡尔威诺确信，一个杰夫信任的妓女往他的饮料中加入了过量的药剂，然后偷走了他的信用卡、护照和旅游支票。杰夫忘了他是在泰国，和自己打交道的是个妓女——这里不是讲究成套服务的威士乐山，起码成套服务的内容完全不一样。他死后三个月有人从香港到新加坡在他的两张 Visa 卡上刷去五千美金。那是七个月以前的事，卡尔威诺正在调查杰夫的案子。没查出个所以然，问题却越积越多。最后他把抛去开销剩下的佣金还给了洛根一家。他给自己定了这样一条准则：尽量不麻烦别人，减少回报，即如果六个月以后还没线索的话，可能性是你再也不会找到这个凶手了。除了还做做噩梦，卡尔威诺的生活又回到了正常。

又是一个被女佣从床上叫起来的星期一早晨。她还是一如既往，用第三人称称呼他，并不厌其烦地评论他的心脏和肝的功能。她对于宿醉的判断有着曼谷人所特有的擅长。最糟的是她有着极好的记忆力——

“上星期，温尼先生说‘谁家的地毯在我的脑子里炸开了’。”

“那是上周喝醉时的事。除爆小分队没有行动。这次是一组骑兵在我脑袋里。”他停了一下，叹口气，又接着道，“这回是这些家伙在烦我。”

他审视着桌上的早餐：新榨的鲜橙汁，切了片的香蕉、菠萝和一杯热腾腾的咖啡。一切一如既往。早餐边上有一瓶开着盖的阿斯匹林和一杯水。他拿出两片阿斯匹林扔进嘴里，放在舌头上，喝了口水，狠狠地咽下去，而后拿起《曼谷邮报》，翻到时事版。一篇由美国发来的文章预测说再过二十年人将活到一百五十岁。他伸手端起橙汁，想象着一个一百三十岁的男人在柏庞的街头牛仔吧里和十七岁的吧女搭讪。卡尔威诺有四十岁。他自己并不想再活上一百一十岁，那样对自己并没有什么好处。

詹姆松太太的八哥蹲在门外的笼子里。

“温尼先生今天上班要迟到喽？”

这鸟说话和女佣如出一辙，这是它最爱说的一句话。他不知道到底谁出了错，是女佣还是八哥的学舌。其实这并不重要。

他充血的两眼眼睑肿着，看看女佣，又看看这只鸟，眼里充满着孩子般的好奇。卡尔威诺在脑海里搜寻可以用来形容他可怕的办公室的泰语。他有两个月没有去上班了，而且现在也不像是有活干的样子。是恶性循环。每天他一点儿去办公室的愿望都没有，那里可以闻到失败和未付账单的气味。星期一的早晨他所有的愿望就是想办法逃避去办公室。

“明天是办公的日子。星期一我从不上班。”他说。

她用了十四种微笑中的一种——同情之笑。她知道他极力试着找活儿干，也知道 he 现在是闲着没活儿干。她知道他是为工作而活着，只有接连好几天没有听到电话铃响的时候他才去喝酒。“若塔娜八点时打过电话来。她说有急事找你。”詹姆松太太的脸绽开了笑容。她喜欢传递好消息，或是有可能是好消息的消息。

若塔娜是坐在卡尔威诺办公室外面的女秘书，二十三岁，有一半中国血统。她很少打电话到家里来，他也很少打电话到办公室去。他们的关系很融洽，尤其当过了很长时间，他们似乎忘了彼此之间有任何关系的时候。

詹姆松太太把电话听筒递过来，使劲儿抻着那结成千百个团团的电话线。

他把电话放在桌上，笑了，把《曼谷邮报》翻到头版。詹姆松太太叹了口气，开始拨他办公室的号码。同时，卡尔威诺瞪着面前的报纸。头版上有一张 *farang* 的照片——*farang* 是泰语里对欧美白肤色人的称呼。照片里这个外国人趴在办公桌上，两个穿制服的警察冲着镜头笑着，脸上印着报纸版纹的一颗颗细纹点粒。卡尔威诺看明白詹姆松太太的笑容。她把电话听筒交给他。

“看见今天的报纸了吗？”若塔娜问。

“我正吃早饭呢。”

“为什么外国人不能一边吃饭一边看死人的照片？”

卡尔威诺抽搐了一下说：“我们的文化不同。”

“吃完了打个电话过来，okay?”

卡尔威诺挂上电话，坐直身子，仔细地端详这张照片。他又有工作了。有了工作，他才可能拿到工资，那样大家才开心。在谋杀现场的泰国警察脸上有着同样开心的笑容，就像在当不安（Donmuang）机场抓到带毒品的尼日利亚人一样，“我捉到你喽”一类的笑容。既然知道不会有一个最好的明天在那儿等着你，有个比昨天光明一点儿的今天也足以让人满足了。

他的目光从相片转向下面的注释：“‘新纳尔瘾患者’供认谋杀外国人……”还有张相片上一个伊山（Isan）小男孩儿两手被铐站在两个警察之间，他下巴向前微微地伸着，眼睛四周有些紫青的伤痕。卡尔威诺认识那个趴在办公桌上的人。他叫班·霍德利，英国人。星期天晚上十点左右被谋杀的。报道里说这个男孩子从后面用一支手枪射击他的头部。子弹飞出的前额上有个烧焦的弹洞，里面可以看到打碎的骨头和脑浆，这个孩子承认他是在抢劫后被发现、不得已的情况下开枪灭口的。卡尔威诺看着这个戴手铐的十九岁男孩子。他看上去畏畏缩缩的，受了惊吓的样子。从脸上的伤疤可以看出他是挨过打的。报道中称他新纳尔瘾患者，新闻界喜欢这一类格式的报道：“新纳尔瘾患者”谋杀外国人。在曼谷，每一个人都在生活这出戏里扮演着自己的角色。

两年前，卡尔威诺和班·霍德利及一个在柏庞开一家叫“非洲皇后”的酒吧的人喝过酒。班有点儿喝多了，而当时只是晚上八九点。卡尔威诺一下就喜欢上了这个班。

“你想念美国的什么？”他问卡尔威诺，对着瓶嘴喝着一瓶科娄斯特啤酒。“车。”他回道，“美国人是出奇的恋车狂。”

“就卖车而言。我根据我所拥有汽油量的多少，倒腾车的赔赚在10%左右。”卡尔威诺用手抚摸着吧台上那个两眼黑洞洞的玩具麝猫的头。这猫的两只玻璃球做的眼睛直视着前方，看上去完好无损，只是仔细看才发现两只耳朵都没有了。“知道‘幸运’是怎么丢了耳朵的吗？”卡尔威诺问道。

班笑笑，低声地说：“这是个秘密。我发过誓要保持缄默的。告诉你

我可能被杀死的。”说完，他又点了一份湄公酒加苏打水。这完全是英国式带讽刺性质的小幽默。他想试试卡尔威诺是否看重他，拿他的话当真。“你知道这个猫最引人注意的地方是什么吗？”

班摇摇头，用手指着玩具猫的尾巴。

“它屁股上的香腺。”卡尔威诺说，“人不多的晚上，你可以闻见麝香的味道。”

“明白了。”霍德利说，“它屁股里有灵。”他把食指插进麝猫没有耳朵的耳洞里，一绞，它的脸皱起来，牙吡咧着，像知道疼和死似的。班是那些围着看脱衣舞人群中的一个。卡尔威诺本来可能不会单独记得他，因为在行动和穿着方面和他差不多的人在这酒吧里比比皆是。但他用食指把那玩具麝猫整得吡牙咧嘴的粗鲁举动却是令卡尔威诺不能忘却的。

电话铃响了，卡尔威诺在它响第二声时接起来。

“温尼先生吗？”若塔娜问道，“吃完早饭了吗？”

楼上十六岁的小女帮工接起电话想偷听他们的谈话。詹姆松太太跑上楼去，用老挝话吵着让她把电话挂断。卡尔威诺可以从电话里听到她们争吵：詹姆松太太在门外站着，那个女人在门里面拿着听筒。最后，她终于把电话挂上了。

“可以讲话了吗？”若塔娜问。

有了刚才那一幕，这个问题显得很自然。

“什么事这么急？”他问，身子向桌子上倾着，仔细端详班在照片里的头。卡尔威诺觉得能记起班在“非洲皇后”最后说的那句话，“它屁股里有灵”——不无巧合。

谈话间歇了一下。楼上的女人冲着詹姆松太太大喊大叫。门“砰”地一声关上。一个盘子“咣啷”地落在地上，卡尔威诺讨厌星期一的早晨。

“看见报纸了吗？”

“我正在看。”

“班·霍德利的父亲从英国打电话来，说再过二三十分钟他还会打过来。”

这照片不仅仅展示了他的尸体，更重要的是它反映了围绕在这尸体

周围的谋杀现场。跟其他类似的相片一样，它给予死者死亡现场的形象描述，却并没有提供任何线索来回答长途电话中死者亲人的问题。它更没有表明是否还有什么连带的威胁，以及是否死者在死前曾经搏斗过。班左侧的头靠在电脑键盘上。相片有些模糊，但从拍摄的角度上看班像在微笑。卡尔威诺好像看得懂班脸上的死亡之笑，那是“詹姆松太太的惊讶之笑”。每当她听到别人提起灵这个神秘的词的时候，她嘴边总会绽露出这种惊讶之笑。“灵”这个词在泰语里的发音很像英语中大人教小孩子讲撒尿的那个字“pee”。在一种语言中是“撒尿”，而在另一种语言里是“灵”。一个误解连着另一个误解。班已经把他的灵放弃了。现在悬而未决的问题是：班招惹的这个凶犯的名字是什么？一个十九岁的孩子吗？还是另有其人？